

道蒞天下·中國天下

我一貫認為「道」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，是中國人共有的意識形態，是中國的大戰略最高的指導法則，更是中國人認識宇宙，人生認識論的基礎。孔子曾經說過：「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。」亦即政府與人民間的共同信守的中心柱石。

《老子》六十章：「治大國若烹小鮮，以道蒞天下。」「道蒞天下」應該是老子的終極關懷的精神，亦是孔子所講的「天下為公」——人類生命可以和同、和諧、和平地完全解放。這四個字，幾乎總括了老子思想全部的宇宙觀和人生觀，與涵靜老人所說的「天人大同」完全一致。

天下非一人之天下

「天下」二字最早出現在《書經·堯典》：「天下咸服。」與《皋陶謨》：「光天之下，至於海隅蒼生。」至《書經·洪範》皇極：「天子作民父母，以為天下王。」才成為成熟的國家戰略的天下觀指導法則。這個思想的發展，從〈堯典〉的「天下咸服」開始，「天下」是抽象的形式；然後進入「光天之下，至於海隅蒼生」，有了天下觀念的建立。真正的天下觀念之建立，是在〈洪範〉的皇極「天子作民父母，以為天下王」，才有了明確的指導原則。

《六韜》這本書，有人說是偽造的，但如果真是偽造，偽造者也正是一個大戰略家——如果他是一位實質領導層次的人物、沒有大戰略實務經驗的人，不可能寫出《六韜》全書。太公望這個人，《史記》裡用了最嚴苛的文字寫下「太公望以漁釣『姦』文王」。太公望如何讓文王接受他？太公望說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」，如果沒有實質經驗的人無法說出這句話。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。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，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」應是人類世界文化中最早的民本思想。「利」天下乃指出權力和利益不可能兼得，要得到權力就必須放棄利益。現在很多人不懂得權力和利益一定要分開的道理——想要掌握利益，就要放棄權力；要享受權力的人，就應要放棄利益，讓大家去分享利益，大家就一定全力支持你的權力。用《六韜》的話來說，就是：

仁之所在，天下歸之。與人同憂同樂，同好同惡，義也。義之所在，天下赴之。凡人惡死而樂生，好德而歸利，能生利者道也，道之所在，天下歸之。

我認為《六韜》這本書，應該是從西周的歷史檔案管理室出來的。第二個可能，應該是從齊國的歷史檔案館出來的。《六韜》這本書大多來自於歷史檔案的資

料，也許不像現在我們讀到的這麼完整，所以有人認為書中有些文字不像西周建國的資料，或有些資料可能是後人附加上去，連同否定了前面的「文韜」、「武韜」、「龍韜」。至於後三韜（虎韜、豹韜、犬韜）可能是後人加上去。我認為最值得讀的是前面三韜，天下觀應該是當時建立的。

中國天下的關鍵

孔子是怎麼講「天下」的？「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」，「見」是「現」、「出現」的意思。孔子是批判他看不起的那些逃避現實的人。另外，孔子對於「天下」有最完整的觀念：「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，自天子出；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，自諸侯出。」他講的是一個制度，天下有道，有制度，從天子出，天下無道，沒有制度。「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；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」，天下有道，老百姓就不會批評，這才是政府與人民間必須信守的柱石。

另外，孔子關於天下的觀念，是曾子講的，在《大學》當中，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脩，身脩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」，一個人走上政治舞台之前，要先從思想上去格除物欲，致知、誠意、正心，然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但朱熹認為不是這樣，認為應該從中間切入，也就是從修身開始。為了修身，要正心、誠意。修身以後才能齊家。同奮們常覺得家中的人最難渡，因為自己在家中的表現，家人最清楚。要家人跟隨你修道，就得先從自己做起。

孔子的思想到了《大學》，是曾子整理出來的。《中庸》則是子思整理孔子的思想。《中庸》第二十八章：「今天下，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。」子思在《中庸》最後一句話：「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」真是孔子的思想精神。

我整理老子「天下」的觀念時，覺得最震撼的第一句話就是「道蒞天下」。老子又說「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；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」，天下最困難的從手邊最方便、容易的做起，方便的處理了，就可以處理困難的。天下的大事，先從最細枝末節的地方做起。我認為「道蒞天下」，是「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；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」。到了《禮記》，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」。這是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境界。

今天中國所面對的一個大問題，便是中國與天下之間的關係：以中國看天下，還是從天下去看中國？以中國為天下，還是以天下為中國？以中國擁抱天下，還是以天下擁抱中國？以中國融合天下，還是天下融合中國？「道蒞天下」就是中國天下的關鍵。

老子重道，孔子重學

「道蒞天下」給了我最大的啟發。中國是第一個、關心天下大事歷史最悠久的國家，第一個提出「天下為公」的觀念，未來，除了中國擁抱天下之外，沒有別的路。中國擁抱天下就是「道蒞天下」。

我認為「道蒞天下」是老子的終極關懷。不是只面對一個國家、一個王朝，而是面對整個天下。老子的理想，就是要把「道」布滿天下；老子的觀道、兵道、柔道亦是如此。

中國的思想建立於兩個人：老子、孔子。孔子和老子之間的互動是很緊密的。

孔子的認識論建立在「學」上面，老子的認識論建立在「觀」，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認識論的基礎。孔子說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孔子的立足點，起源於「學」。他又說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在一個十室的小範圍內，有很多行為很忠信負責的人，但是他們不如我的好學。可見得，孔子的一生建立在「學」上面。

我絕對相信孔子曾經見過老子，也曾經虛心向老子求學。凡是過去人的經驗，孔子都會虛心請教。當時的老子是一個很知名的史官，擁有深厚歷史經驗法則。孔子說過，對於宇宙和人生的認識是從歷史的經驗法則而來。他說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」這是他自己的經驗法則。與朋友的交流是最好的學習經驗。孔子的認識論，是通過「學」與「知」而建立起來的。

孔子還有一段話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君子不是為了只求吃飽，也不是為了追求居住的安穩，而是要敏於事、慎於言，去找有道之人，去就正於他，這樣的情況才是好學。好學不是求物質的享受、不是求社會的地位。孔子另一段話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

孔子為學的四個基本原則是「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」。孔子的學習中間，他留下的作法，在《中庸》從第二十章到二十五章，都是子思整理出來的，《中庸》第二十章裡，有一段很重要的文字：

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有弗學，學之弗能弗措也。有弗問，問之弗知弗措也。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措也。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措也。有弗行，行之弗篤弗措也。

中華文化最令人推崇的大思想家

子思是孔子的孫子，兒子孔鯉死得早，把孫子交給曾子教養。子思不是直接

從孔子這邊受教，而是從孔子的弟子曾子間接受教。《中庸》第二十章當中不但有孔子的思想，也有子思自己的心得。孔子的學習過程，是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」，像一塊海綿那樣，不斷的學習、吸收，學習之後，提出懷疑、問題去仔細的審問，然後很慎重的一點一滴的去思考，思考清楚之後過濾了，可以明辨，學習到的任何東西一定自己要去。下面一段：「有弗學，學之弗能弗措也。」學習的過程中學到不能再學，問要問到沒有不知道的才停止不問。後面的一句話：「人一能之，己百之。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」師尊常說，不是生而知之，不是學而知之，而是困而知之。師尊說過，自己的家庭環境不允許受到正常、正規的教育，而是在一面工作一面讀書。孔子說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」

「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。子曰：『女奚不曰，其為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』」孔子說：「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；無益，不如學也。」另外，孔子很感慨的說：「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」

我重新讀了《論語》，整理了之後認為孔子的認識是通過學、知、行。中華文化當中最令人推崇的第一位大思想家孔子，他的認識論就是「學、知、行」。

老子則以「觀」為中心。老子是一個歷史學家。大家公認老子是一個柱下史，因此我對於「巫」、「史」間的同異性看法是：

巫：天人關係的觀察者與感應者。

史：經驗法則的記錄者與觀察者。

老子本身是史官出身，記錄了很多的經驗法則，客觀的去觀察與思考。《老子》第一章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萬物之母。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」先看無，無是宇宙發展之間最重要的。《老子》第四十章：「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」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這個時代的人類需要宗教哲學

《老子》第一章的「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」中，「徼」的最好解釋就是「關鍵」。我一貫地認為，人從出生，生老病死，老、病是人生必經。每個人都是從有到無、從生到死，這個最普通、最平常的問題，是大家都要面對的。這也正是老子觀察生命為何？從有走向無。

我們也遵循著老子的「觀」，觀察生命的變化。生死有三種驗證：

第一是科學的驗證實證，出生病變到殯儀館的死亡證書，從搖籃到墳場，這

是科學觀念。

第二是哲學的思辨驗證：莊子說的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」，從生到死，從死到生，是哲學的方式。我認為：我們從這個世界死亡的同時，為什麼不可以就在另外一個世界當中出生？不了解另外一個世界不想去。老子的「徼」最佳的解釋，就是關鍵。他要通過觀察過程來解決的是宇宙人生問題，關鍵著歷史人生、現實人生、未來人生。老子從「觀」的角度來看宇宙人生問題。

第三是宗教的信仰驗證：佛家常說西方極樂世界，基督宗教認為「神」是人類的慈父、神是人類的救主，神的天堂是樂土，是彼岸，是彼世。信靠得赦罪，得救贖。但是人類歷史上，只看到背十字架的耶穌，沒有聽說從西方極樂世界回來的人，告訴我們彼土、彼岸的極樂究竟？

因為宗教是一種信仰、一種思想、一種力量。在於至誠的皈依，卻能激發人心改造，創新文明，解決這個時代的人類，需要的宗教哲學超越前進，臻於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未來。

無以觀其妙，有以觀其徼

《老子》第十六章：「致虛極，守靜篤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」老子的認識論，把自己放到最空虛的位置上，守靜篤，老子的觀，是到最空靈的狀態下去觀察，此時所有的有，都會出現在我們的面前，亦是虛卻一切物質之「有」，觀念之「有」的執著，通過「虛」進入精神純一的境界。此處宋儒也以周易「復」卦定位，亦以觀其「復」。觀察精神生命的再度出現，「復」，反復。

《老子》第五十四章：「脩其身，其德乃真；脩之家，其德有餘；脩之鄉，其德乃長；脩之於國，其德乃豐；脩之於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然哉？以此。」這段文字，說的是以身觀身、以人為鑑。吾人看到別人所犯的錯誤，卻忽略自己所犯的錯誤。以家觀家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我就是用觀察類比的方式去了解天下的。客觀的真實境界，整個天地與人間就是一個科學家的實驗室。

老子的認識論的「觀」，另外還有一個「見」字。

《老子》第四十七章：「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是以，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」

老子的「知」，也是用「觀」去達成。還有一個道法自然的「法」，是通過知、見、觀去了解法，法就是必然的規律。

老子與孔子的不同在於，孔子不斷的求學、求知、求行，老子則是不斷的去觀察，去建立他的宇宙論、人生論。老子的方法論與孔子不同。很多研究老子的評論者，都沒有從「觀」的角度去了解老子的認識論。

我認為老子的「觀」的認識論有二點值得注意，第一是他的逆向思維方式

「反」，有相對的觀念，有與無的相對性，例如第一章的「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」。老子的逆向思考，第四十章：「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」就是從相反面去觀察。第二，用排除的方式，例如「損」，四十八章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，損之又損之，以至於無為」中的損，就是排除。

老子的思想，絕對超越孔子

《老子》這兩章很值得注意：第四十章的「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」，是從無看有；第四十八章的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，損之又損之，以至於無為」，是說不斷的排除，才能認識。可見得，老子的思想絕對超越孔子。

胡適就說過，老子是中國的第一位哲學家，他用「觀」去建立他的哲學理論。老子從最小的地方去觀察大問題，從小的地方去解決大問題。第七十七章：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與！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損有餘，而補不足。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，以奉有餘。孰能有餘以奉天下？唯有道者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處，其不欲見賢。

第五十八章則說：「禍兮，福之所倚，福兮，禍之所伏。」禍福、虛實、有無，老子都是以相對的觀念來觀察。第二十五章：「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返。」

以上這些，可知道老子用「觀」，用「損」的排除法。他先解決無的問題，去解決天道的問題。孔子則通過學習去解決人道的問題。一個是形而上的宇宙觀，一個是形而下的人生觀。

最後，我認為老子最大的發明應屬「一」。我曾在闡述老子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的生命觀時說，一為先天「炁」，二為後天「氣」，兩者合而生「三」的萬物生命。《老子》第十章則有「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專氣致柔，能嬰兒乎？」與「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」尤其在第三十九章更完整地說出：「昔之得一者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」且反話之說：「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貞將恐蹶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」應可說明「一」與「二」與「三」的宇宙觀與生命觀。

涵靜老人留給我們的「新境界」

我的父親涵靜老人，於一九四四年出版的《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》（現行的天帝教教義《新境界》）緒論中，對宗教、哲學與科學相結合的精神，有如下的論述：首先，他認為：

宗教原為民族中一種重要精神原素，宗教之改進可能影響民族乃至人類之進化。蓋因宗教思想和精神領導確有激發人心創造文明之功能，故宗教之產生是適應時代之需要。

譬如：佛教因反對婆羅門教之階級化而應生，所以主張「平等」與「眾生皆具佛性」諸說。基督徒馬丁路德亦因反抗羅馬教皇之壓迫，而創新教，歐洲思想遂得解放，促成近代四百年來之西方文明。可知每個時代之宗教，必合每個時代之要求。

職是之故，宗教必須具有常住不滅的革新精神，方能為人類之傳統信仰，而保持宗教本身的長存價值。

同時他也指出：

宇宙間之真理無盡無窮。人類雖是理智最高等動物，然而僅能了解理智所能見聞之直覺範圍，即是「大而化之之謂聖」的聖人，亦斷不能因其已知之理，而窮究出乎「知的極致」之外。是故過去許多科學家、哲學家分門別類，以其有限之優越智慧，時常玄思冥索，殫精竭慮，終未能探出宇宙相當究竟。其最大缺點，即是囿於心物之分的成見，各走極端，未能探本窮源。所以最後仍得回到宗教上來研討「神靈之學」，而向「神的境界」繼續探求，及其方有心得，正擬深造，而時不再來，與世長辭，遂亦湮沒無聞。

因此，近年世界最新科學家、哲學家、宗教家亦均順應時潮，各本「已知之理」趨向於心物交相組合的途徑，以求發明「一切未知」之理，建立一致正確的思想，眾所公認的答案。

他又說：

天人之間的距離是隨著時代巨輪在不斷的推進而縮短，如何運用智慧使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」的精神科學與現代自然科學長期合流發展。如何配以有形軀體與無形靈界媒介貫通，以促使「形而上者謂之道與形而下者謂之器」互相協調，亦惟有善能把握科學與哲學之相配原理，與自身之修持功夫。為啟迪後世繼續不已，朝著「宇宙境界」探求天人之間永無止境的最後真理。」以促進天人大同之理想時期早日降臨。

涵靜老人看「心」與「物」

涵靜老人於一九四六年在西安《紅心月刊》上曾就「心與物」問題寫過一篇文章。其中有不少與「宗教、哲學與科學」有關聯之論述。

他首先認為：

宇宙之所以為宇宙，人生之所以為人生，現象之所以為現象，抽象言之，根本全是人類自己不可測度的心之認識、心之體驗。

心究竟為何物？曰：既否定形而下科學上生理的血肉之心，亦不是形而上哲學上靈明的心。蓋心靈的現象，自於生物。心靈之作用，不能離形而獨具，必須精神、物質之適切配合，身心兩種活動協調平衡，然後生命始能開展。此心，始有靈明自覺的意識。是故心的解釋，當非絕對的惟心論，又非絕對的唯物論。應是「心物一元二用論」。

涵靜老人又說：

古聖講心最為精微的話，便是《書經》上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的十六字。此為堯、舜、禹，聖聖相傳的心法。聖賢之心在於精一，精一之道固在人生之中，而不在人生之外。

如何識得心之體用，如何運用心身之關係，闕惟精誠一貫，求得心物之協調。蓋人心本是人欲、物欲、陰靜肉體所具有之陰電。道心，本是天理良知，為先天自然、真純、活潑的性靈中，所放射之陽電。是故「道心惟微」者，言其陽電之輕微，難以保持穩定狀態。稍有欲念，遂即變質，而轉為邪惡之人心，重濁之陰氣，故曰「人心惟危」。

因此，兩種心理相互影響，道心固能約制人心，然而人心亦能轉變道心。道心為靈，人心為肉，道心與人心之矛盾衝突，永無已時，是即所謂靈肉衝突。亦即吾人天理人欲不能平衡狀態。

涵靜老人看「宗教、哲學與科學」

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三日《自立晚報》的「天聲人語」專欄上，涵靜老人以「從美國座右銘：我們信賴上帝」為題，對「宗教、哲學與科學」有關之觀念，有如下論述：

自有人類文字記載，人類精神活動的最高境界，信仰寄託的最高對象，史籍可以稽考者，當推我國最早。數千年前見諸於儒家者，有「齋戒沐浴，以事上帝」。《易經》上之「荐之上帝」，《書經》上之「惟皇上帝」，《詩經》上之「上帝臨汝」。以及道教崇敬之玉皇上帝是也。基督宗教信奉一千九百五十六年以來之上帝。伊斯蘭教禮拜之真主阿拉／上帝。佛教所謂之帝梵。均是人類思想上、信仰上適應時代環境需要，惟一的最後之神。

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，是故上帝之所在，上帝之所尊，不但我們這個地球，亦即大宇宙、大空間共同仰望的神妙境界，至高無上之惟一主宰。

上帝者宇宙真理之所寄，人類禍福之所依，真理無窮無盡，惟人探求。禍福無親無門，惟人自召。人類為欲探得宇宙真知究竟，以求發現一切未知之理。我們惟有信賴上帝，運用我們的智慧，繼續不斷向大自然奮鬥，自能不斷創造新的科學文明，造福人類社會。

根據七月廿三日（一九五六年）華盛頓合眾社報導：美國將有一個正式的座右銘「我們信賴上帝」。參院本日通過一項業經眾院通過的法案，採納此一座右銘。該法案即將咨送總統迅速簽署使之成為法律。美國目前尚沒有一個人民共有的正式座右銘。雖然，我們信賴上帝，這句話鑄在錢幣上，已有相當年代的歷史。

美國開國迄今僅有一百五十餘年歷史，今天我們恍然明白，其立國基礎是建立在「我們信賴上帝」這句極具哲學思想的話上。這句話，鼓勵大家朝著理想目標奮鬥。只要堅定信心，上帝自會賜予勇氣與智慧。不斷供應人們生命所需要之物質享受，精神文明，共躋富強康樂之境。

涵靜老人在結語處說：

現代科學，我國固然落後，但是信賴上帝，則由來已久，可稱為前輩。天上人間上帝獨尊，外國上帝與中國上帝並無分別。

我們知道，我們想要世界大同，首先必須做到信仰大同、宗教大同。由於時代思想、生活方式之不同，其實，美國崇拜之上帝，即是中國人民一貫崇信數千年的上帝。我們所欲言者，中華民族之偉大，歷史告訴我們，我們黃胄正統向來受命於天，應運開元，綿延國脈，維繫法統，所謂天者，上帝之代名詞也。換言之，每個時代，大家信賴上帝。一切須合乎時代之要求，民之所好者好之，民之所惡者惡之。（作者注：因為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，一切均在上帝的「天視」之下。）

《新境界》原序中的相關論述

在一九六一年手撰之《新境界》原序中，涵靜老人對「宗教、哲學、科學」有如斯新義的論述。他說：

宇宙的本體，絕不是唯神的、唯心的、唯物的或心物並行的，而是心物一元二用論的。……形成心物和合一元二用的世界。無所謂心，無所謂物，兩者實為渾然一體流行不休的兩方面。物不離心而獨立，心不離物而空寂，兩者不能須臾分離。心與物的關係，只如一個手掌之有手背與手心之分，只是一個整體不同的兩面而已。」（作者注：以此說法，宗教與哲學、科學三者關係，已非常地緊密不可以分離矣。）

涵靜老人繼而提示：

在此自然界生化不息，精神與物質同樣不滅的循環過程中，自無至有，從有返無，實無任何超自然律之力量，足以無始無終的運行不已，嬗變不已，生生不已。

惟有認識大自然為大自然自身所創造，物質為自然所凝成。「自然係充滿生命的自然，生命亦是充滿自然的生命。」

世界一切生命現象，由於永恆不已的矛盾的統一，對立的調和，故在「吾人之一呼一吸間生命已與自然交織為一」，而「宇宙人生渾然一體」之道大明。對於心物協調，聖凡平等，宇宙無分，天人大同之由來，益得明證。

而「人非純粹的人，天非純粹的天」，「吾人在宇宙中，宇宙在吾人中」。

「以宇宙為家」的終極關懷

最後，我將從涵靜老人於一九八一年所發表的〈從宇宙生命談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〉的論文中，來觀察涵靜老人冀望於「宗教、哲學、科學」相結合的終極關懷——「以宇宙為家」。

他說：

十九世紀以來歐美科學家、哲學家、靈學家不斷用觀察和實驗方法，證明了物質宇宙是由反物質宇宙所產生，就是在物質世界之外，尚有一個精神世界。

一九六七年俄國氫彈之父沙哈洛夫公開宣佈：在物質宇宙之外，尚有一個反物質宇宙，就是在有形宇宙之外，尚有一個無形宇宙，物質宇宙係由反物質宇宙所產生，亦就是先有反物質宇宙，然後有物質宇宙。換言之，就是先有無形宇宙，然後有有形宇宙，並非像一般人所想像、所推測。反物質宇宙是由物質宇宙所反

映，正與中國人的宇宙觀念、天人境界相同。

我們中國老祖宗五、六千年來，一直認為：在物質世界之外，還有一個精神世界的存在。即是，先有無形宇宙，後有有形宇宙。所以中國人的思想一直以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。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，即是精神世界。

吾人之耳目，實僅限於自然現象中之聲與光可能接觸的範圍以內，在此範圍之外，尚有廣大之宇宙及無窮的動態存乎其中。

這廣大無垠之空間，即是無形宇宙的境界。換句話說，就是無形宇宙涵蓋有形宇宙，再說得明白些，就是有形宇宙有多大，無形宇宙必然超過於有形宇宙。

涵靜老人在此論述中，提出了「宇宙三定律」。他如斯地說：

我認為：宇宙的定律便是「無形涵蓋有形，無形運化有形，無形創造有形」，這個定律確是宇宙亙古不易的真理，以待吾人的追求究竟。

又說：

老子曰：「道大、天大、地大、人亦大，域中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一焉。」老子將人與道、天、地並列。所以人為宇宙的骨幹，宇宙的中心，地球無人，則宇宙是萬古長夜，一切盡空，宇宙又在何處？

因此，今天地球人要認清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與責任，尤其領導世界的人，更要明白地球是如此的渺小，肉體生命是如此的短暫，應當奉行上帝的宇宙真道，祛除人類自相殘殺侵略征服世界的心理，擴大生存競爭的思想領域，共同發揮與集中人類的智慧、資源，向大宇宙進軍，開創人類的高度文化，為世界奠定永久和平大同的基礎。上為人類謀幸福的先民前輩繼承歷史的生命，下為萬世子孫創造繼起的生命，使宇宙的新生命，永遠生生不息。雖然，我們在地球上軀體雖然死亡，而精神生命卻能與宇宙相始終。

「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」台灣復社宣言

我們細讀涵靜老人五十年來始終一貫以「宗教、哲學、科學」相結合的呼籲，與促進的論述，再讀涵靜老人一九七八年元月十五日在「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」台灣復社時，所宣示「迎接宗教哲學與科學相結合的時代」的復社宣言中所說：「時不論古今，地不分中外，所有人類的精神與物質生活，都必須仰賴宗教與科學的合理配合與平衡。」便不難發現，這是他終生堅持的天人實學真精神。

他宣告：

我們的目標：使宗教、哲學與科學研究相結合。就是要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和整理宗教哲學。用宗教精神來溝通和促進科學發展。以期達成心物合一。

我們相信：由於追求真理，宣揚宗教，期求人類在物質生活上，脫出縱慾、玩物、暴亂、與恐怖的末日。使人類在精神生活上，以人類的智慧，在最高的形而上的領域中，與多度空間的超人類智慧的境界合一，而達成天道人道合德的天人合一。

我們追求：基本上可分為兩方面：在消極方面，是為宗教哲學與神學探尋科學的依據。例如「敬上帝」「信神」「祭祖先」，究竟是根據什麼？又能達成些什麼？從而破迷信，建立正信，從學術上創造宇宙的生命，而不是毀滅。

在積極方面，我們要求科學培養宗教精神，以期科學不被誤用和濫用，從學術上增進人類的生活，而不再是危害。

我們的最終理想：通過客觀的正確的研究與探討，所獲致的結論，終將促進宗教大同、世界大同、和天人大同、最後最高境界的實現。

「正道的宗教，中道的哲學與人道的科學」，正是我的父親涵靜老人以「中國文化的道統傳承，人本精神的宗教革新」雙軌，建構為「宇宙境界、天人合一」的天人實學最高價值體系的真精神。

（維生李子弋謹錄，時年八十又八）